

及 蘇聯對母性

兒童的保護

著者 金和夫 潤・M
譯者 淑心 鈕



編主會民委女婦會總化文華中

編主會員委女婦會協化交蘇中

護保的童兒及性母對聯蘇

著娜金利夫潤

譯 淑 心 鈕

• 版 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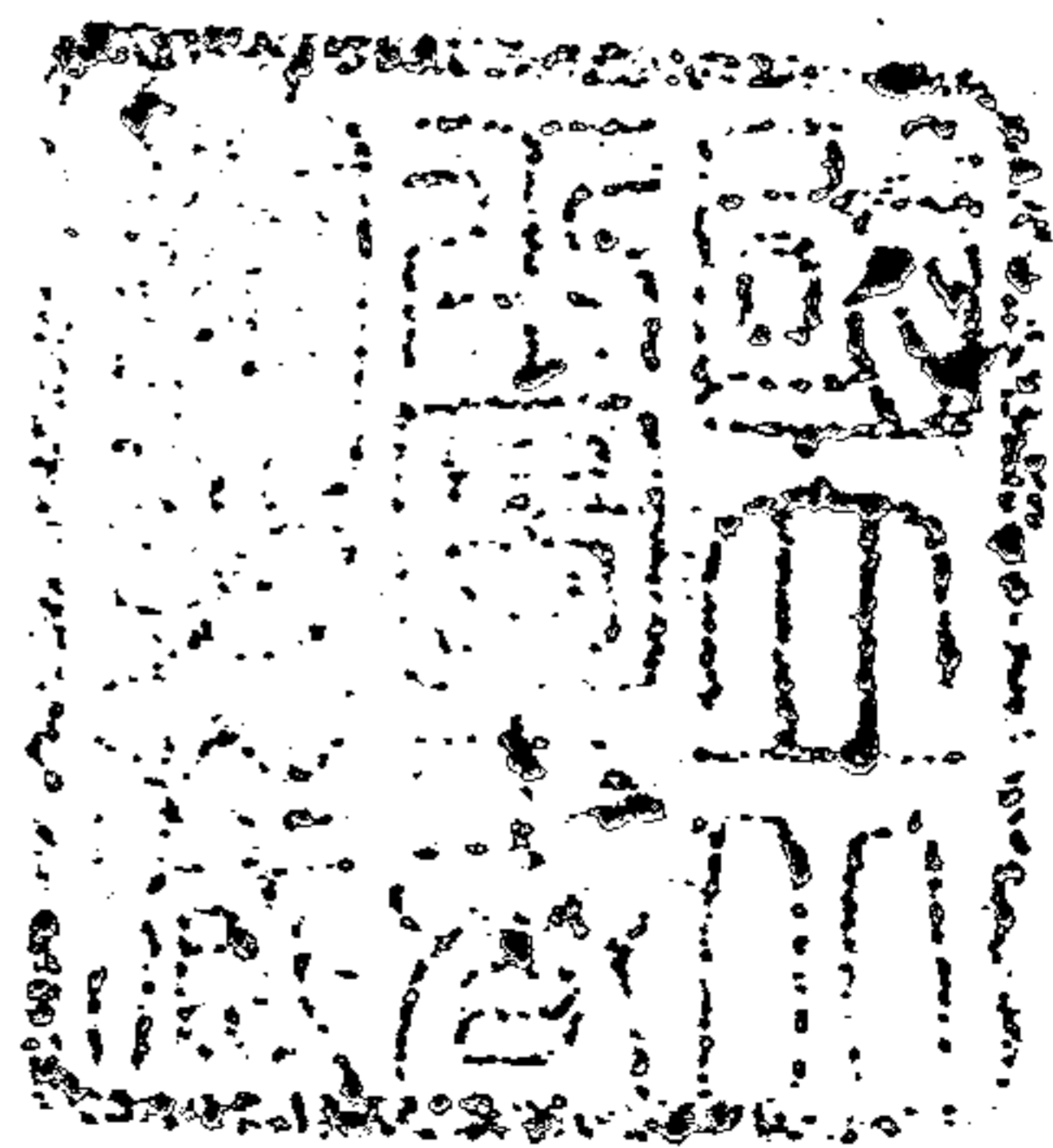
年九四九一 • 社版出代時

年六四九一自譯書本
出籍書治政家國聯蘇
版二第訂增版出局版

在蘇聯憲法中，關於母親及兒童之利益，明白規定，國家予以保障。『憲法明定——蘇聯婦女在經濟，文化，社會及政治生活各方面，皆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婦女此種權利能够實現之保證爲：賦予婦女以與男子平等取得工作，勞動報酬，休息，社會保險及享受教育之權利，由國家保障母親與兒童之利益，賦予孕婦以保留薪給之休假，產兒院，托兒所，幼稚園之遍設各地。』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的婦女，都沒有像蘇聯婦女之能在政治，社會生活及生活條件各方面，享有這樣的平等權利。

在我們國內，現在已沒有一種職業，沒有婦女不參加工作的。

數千萬婦女在各工廠中，在煤礦坑道內工作着，在祖國遼闊無邊的田野上開着曳引機。她們在工業和農業上不斷的創造着新的生產記錄。婦女們在管理着很複雜的經濟生產部門與集體農場



。担任着地方蘇維埃的主席。領導着國家很多重要而艱難的事業及經濟建設各部門的工作。

例如：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裏，在工業生產機構內，已有廿萬婦女任工程師及技術員的職務。廿五萬四千集體農女指揮着曳引機隊，管理着收穫機及曳引機。三十五萬婦女指揮工作隊工作及蓄產場。一萬五千婦女——集體農場場長或副場長之職務。

在學術方面，蘇聯婦女也佔有很榮譽的地位。三萬三千名婦女在科學研究所很有成效地從事研究工作。在戰爭的三年之中——自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一千四百九十八位婦女得到學位及學術職位。此外，尚有一百十八人得到科學博士學位，七十六人榮獲教授職位，一百十六個婦女界桂冠藝人，榮膺史大林獎金。

有不少婦女直接担任政府工作。在蘇聯最蘇維埃代表中就有二七七名婦女。有一、五〇〇名以上的蘇聯婦女是加盟共和國及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四五六、〇〇〇人以上是地方蘇維埃的代表。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婦女，肩上都負着重大而重要的撫育子女的責任，但是她們都沒有像蘇聯的婦女們那樣獲得公衆的尊敬和法律的保障。

我們的社會組織，對於母親是寄以深厚的愛護的，對於女性是表示尊敬的，對於兒童的發育

及撫育則予以保護。

蘇聯政府及蘇聯共產黨（布爾雪維克），無時不在協助婦女們關心下一代青年們的撫育及他們的幸福。

婦女走進工廠裏去工作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孩子，是很放心的，因為她知道——在托兒所裏，她們最小的孩子，到時候會有人給喂奶，照應他睡覺，有人會細心地注意着孩子的發育及健康；她的另一個孩子——在幼稚園，同樣有很忠於職守的人在那兒照顧着；再比較大一些的孩子，學校在幫她教育。

在撫育子女一方面，任何國家的勞動婦女，都不能奢望她的國家給她這樣大的援助。

法西斯暴徒們，背信棄義地突然襲擊了我們的和平而燦爛的祖國。致使所有蘇聯的人民，動員一切力量，起來保衛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蘇聯婦女，也隨同全國人民一致奮起抗戰。她站上機臺和曳引機，替換了上前綫去的丈夫，兒子，兄弟，父親，不使工作停滯。

蘇聯婦女很堅強地担起了戰爭重荷，與全國人民同等地參加抵抗那強大，狡猾而又殘酷的暴敵

蘇聯的婦女，在艱鉅的戰爭年月，經歷了無數的困難。

蘇聯婦女，不但在工廠中，集體農場裏以獻身的精神來協助紅軍——她們並且將私人的勞動所得的貯蓄，貢獻給打垮敵人的事業。「紅耕夫」集體農場員波諾馬遼瓦與兒媳給在參戰中作坦克兵的兒子購了一架坦克車。土耳其曼的婦女，捐獻給了國家四百五十布特（每布特＝四十磅）鍍金的銀手飾——這些都是歷代祖傳下來的耳環，手鐲，珠鍊和戒指等。

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國婦女的生活是鬱悶而艱苦的。

關於已往俄國婦女的困難生活情況，我們蘇聯的現代青年人，祇能從年長者的敘述及俄國文豪的不朽著作中才能知道。

特別艱苦的是農婦們的生活。她享受不着權利，自己又不識字，受着父親，丈夫，翁姑等的壓迫及侮辱，生養及撫育子女；起早攤黑地在田地上工作，常常還要忍受鞭撻。這是真正「辛酸備嘗的母親」。

母親去作工的時候，隨身帶着哺乳的嬰兒，或者將嬰兒留給大孩子及衰弱的老人們照管。無人照應的，不按時哺餵的兒童，因為患病而大量死亡，有時却因這些「奶娘」的疏忽而致

殘廢。

在聶克拉索夫的長詩「誰在俄羅斯過得最快樂」中的蒂莫非耶夫娜悲痛地訴給旅行者聽她頭生子的慘死：

老頭子在太陽下睡着了，

將親愛的捷米達喂了豬，

够糊塗的老公公啊！……

女工的生活，也未見得就好些。

輕蔑婦女，侮辱婦女的尊嚴是被沙皇法律所保護而獎勵的。

在女工佔大多數的工廠中，工作時間規定得要比一般其他的時間長。女工的待遇，照例要比作同樣工作的男工低得多。在一九〇八年，俄國工業區的男工，平均每日的工資為一盧布二角，而女工一般的工資則由四角五分至八角五分。在捲烟廠——四角五分，在糖果廠——四角至四角五分，在磚廠——僅只二角。知識婦女的報酬，也同樣的與男子們有很大的懸殊。

在那時，保護婦女勞動的法律完全沒有。女工在妊娠的最後階段還是不能享受休息權，因此，在工廠裏分娩，在當時是最普遍的現象。因多次的騷動及罷工，才迫使廠主們承認了某些保護婦女及兒童勞動的方案（一八八二年禁止兒童夜間工作法及一八八六年禁止婦女夜間工作法）。

但是這些方案僅僅存在於紙上，因為一開始，女工們的福利法便被刪除了。

婦女在家中，也同在工廠中一樣忍受壓迫。

文豪高爾基在他的傑著「母親」中，用很高超的藝術才能描寫着機器匠米海依爾·伏拉索夫的妻子，別拉給亞·尼洛夫娜的生活。

尼洛夫娜對自己的生活，這樣講給她兒子巴維爾的朋友——安得烈·那霍特卡聽：

「我想起了我的生活，上帝耶穌啊！唉！我何必活着？挨打……工作……除了丈夫，什麼也看不到，除了恐懼，什麼也不知道！我也沒有注意到巴沙（即巴維爾）是怎樣長大的，在丈夫活着的時候，我會否愛過他，我也記不清楚了！我的一切思想及關懷，都祇放在一件事務上——就是把我的蠻漢喂得飽而且好，適時地滿足他的一切所欲。這樣，好不使他發脾氣，不用笞打來威脅我，即使是給我一次的憐憫也是好的。但我不記得，他有沒有憐憫過我。他打我時，真像不是打妻子，而是在打一切他所憎惡的人。這樣的過了廿年。在出嫁以前是怎樣的，我是記不起來了！我想到過去的事情，好像瞎子一樣，什麼也看不見！

「大概，我心胸裏的一切，都被敲毀了，我的心靈被釘死了，瞎了，什麼也聽不見了……」
經濟上不能得到保證，便迫使婦女去勞動補助收入，有時候甚至去作娼妓。

獨身母親的狀況尤爲淒慘，大家都嘲笑她，她們的孩子被認爲是私生子，得不到任何權利。這樣的母親，爲要脫除「羞恥」及担負，每每將嬰兒棄掉，或者送到保育院，而在那兒，因爲飲食和照顧的欠佳，多數小孩以致死亡。例如：在一七六三年由卡特林二世女皇下旨創辦的莫斯科兒童保育院，在最初四年中的兒童死亡率爲百分之八十二，而其中有一年，即在一七六七年一年之中，死亡率的達到百分之九十八！在一、〇八九個兒童中僅養活了十六人。

以往，報紙常登載着沒有辦法的母親們殺害子女的驚人消息。

經濟的貧困，和國家完全不重視關懷孕婦，母親以及兒童的利益，加上人民知識水準的過於低落，使兒童，尤其在周歲內的乳兒的死亡率，達到了可怕的高度。在俄國革命以前的兒童死亡率，要比西歐各國超出三、四倍強。

婦女分娩時，由於缺乏醫藥的幫助，就增加了她們的死亡率。A·A·列得理霍教授，在一九一七年，在「保護母性及小兒」雜誌第二期內的「母性保險是保護母性之方法」一文中，說：「一點也不是爲奇的，俄國每年壯年產婦死亡率要達到三萬人，因爲百分之九十五的婦女，是得不到醫師的協助而生下後裔的。」

在一九一三年，全俄國產科醫院僅有六、八二四隻病床，其中，五、一九二隻床位——是在

城市中，一、六三二隻床位——在鄉村，同時，這些產科醫院，都集中在國內的中心區域。在一百人之中，僅有十二人能得到醫藥的協助。那時，在今天的亞美尼亞，塔什克，卡萊里亞——芬蘭，莫爾達維亞等共和國區域內，根本就沒有助產設備。

從前，在今日的俄羅斯共和國村莊內，只有一、六二一隻產婦床位。白俄羅斯所有的鄉村一共祇有十一隻床位。在其他共和國區域的鄉村，根本就沒有產婦床位。

當時，小兒及婦女健康諮詢所共祇有九處，並且都集中在城市內。

托兒所及幼稚園網，真是少得不可言狀。在一九一三年——俄國共有十九處固定的城市托兒所，共有五五〇個床位及三四三處季節托兒所——共有一〇、六〇〇個床位。

在一九一四年，在現在的俄羅斯共和國區域內，所有幼稚園僅能容三、三〇〇個兒童。在帝俄時代的零星團體及知識份子，曾經企圖創立保護母性及兒童的機關，但在帝俄沙皇的統治下，這些試驗全告失敗。一九一三年沙皇政府主辦的全俄母性及幼童的監督局管理着極少數的兒童機關，並且一點也不能減輕在工作中的母親的困境。

貧困及飢饉迫使勞動者的家庭將自己的幼年兒童送到工廠，小企業家，商人或富農家裏去作工。



蘇聯的婦女，不論在城市裏或鄉村裏，在生產嬰兒時都得到國家的幫助。通常生產孩子之後，產婦要在產科醫院住十天至十四天。如果需要，可以把期限延長到產婦健康恢復為止。住院期內，一切飲食及醫藥開支均由國家負擔。

圖為卡巴亭自治共和國那爾契克城的一所產科醫院。

柴霍夫在「瞌睡得很」的小說中，鮮明地描寫着小保姆瓦利卡在人家幫工的可怖的生活。主人們整晝夜不給那十三歲的小姑娘睡覺。她整夜地在搖着主人的小兒，而因一分鐘的睡眠就遭受殘忍無情的毆打。被折磨的她，唯一的願望，就是「睡，睡」，她便不由自主的把小兒悶死了。

每日十三——十五小時的疲憊工作，使一般兒童早衰，殘廢，不能正常發育。在俄國革命前，一般人因身體上的缺點及衰弱而不能服兵役，百分率一年比一年油然增強。A. A. 列得理霍教授，在前面所舉的「母性保險是保護母性之方法」一文內，關於因身體上的缺點及衰弱而被淘汰的人數，列出以下的統計：

	一八七四— 一八八三年	一八八四— 一八九三年	一八九四—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一三年
因身體上缺點被淘汰%	六·四	七·七	一〇·三	一四·四
因衰弱而被淘汰%	一三·一	一七·四	一九·〇	二三·七
共計%	一九·五	二五·一	二九·三	三八·一

沙皇時代的俄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在很久的期間，都認為婦女受教育是完全不需要的，並且還認為有害。只在十八世紀中葉，才開始設辦私立「貴族」女子寄宿學校。在女皇卡特林二世的

時代，在彼得堡的諾伏捷維契尼庵內開辦了兩所女子學校：一所是給「高貴小姐們」讀的，在那裏，主要的是教導良好的禮貌，另一所是給「平民女孩子」讀的，所授的是各種手工業。

在俄國革命前，婦女差不多沒有機會踏入大學。僅有極少數婦女受到大學教育，主要的還只是醫學一方面，而且多半還是在外國受到的。

俄國婦女具有如此高度的才能，毅力及美德，甚至多年的奴隸，強迫及壓榨，終於不能把她們天生的創造力毀滅掉。

那捷日達·波洛克非夫那·蘇斯洛瓦的一生，就是一位具有這種不可毀滅的精神的俄國婦女的顯明例子。她是在沙皇時代受到大學教育的第一位俄國女醫師，有名的熱心的社會工作者。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她以旁聽的資格進了軍事外科醫學院。因一八六四年政府頒發了不准婦女受高等醫學教育的命令，蘇斯洛瓦只好退學。可是蘇斯洛瓦對此並不甘心，就跑到了外國，在蘇黎世讀完醫科大學。

一八六九年，蘇斯洛瓦回到俄國，以第一個女醫師的地位，對發展婦女醫學教育起了很大的影響。同時她是一位社會工作者。因為同革命組織有聯繫，她被警察當局所監視。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掃除了一切剝削，同時也給婦女全面地澈底地解放安置了基礎。

蘇聯政府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那天，就宣佈保護母性及幼童，關懷婦女及兒童為國家當前的首要責任。

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底，「國家救濟部」附設了「扶助母性保護兒童委員會」（該會係研究婦女的社會義務與保護兒童為國家直接責任之各問題，並實行各緊急措施）。這個委員會便令該會組織保護母性及幼童部門，同時接收全俄母性及幼童監管局的所有資料及財產（這以前在社會監管局管轄下的一切保護母性及幼童的機構，在一九二〇年均移交給保健機構管理）。

同時，蘇聯政府頒佈了含有非常重要意義的特種訓令。它很明顯而詳細的確定了在國內展開保護母性及幼童的任務及途徑。

在新俄國，所有最前進的，最文明的份子，都響應了青年蘇維埃國家的呼籲，並參加了「保護後裔的新社會建設」工作。在最先加入這個高尚事業的教授及醫師，有研究院院士G·N·斯波爾斯基，V·I·默耳長諾夫，M·M·萊茨教授等多人。

雖然青年蘇維埃共和國，在成立的最初數年中經歷了極大的困難，但蘇聯政府並沒有忘掉兒

童。依偉大的列寧的指示，最先的一塊麵包一杯牛奶，先給兒童吃。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內戰及飢饉，產生了很多孤兒。因此，保護母性及幼童的機構，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之最初數年中，主要是辦理收留漂泊流浪無人照顧的兒童及獨身母親的機關。曾設立了很多嬰兒之家，兒童之家，母親及小兒之家以及托兒所。

母性及幼童保健部門很廣大的吸收了工作婦女來服務。在一九一八年她們組織了兒童機關發起人的訓練班。

自一九二〇年起，所有保護母性及幼童機構的工作，全由聯共（布）黨婦女部及女工和農婦的代表們的積極協助而推進。保護母性及兒童的機構，實在是由勞動婦女們本身一手創立的。婦女代表們自己給兒童機關選定房屋，修理它，搜集各種設備而開辦完美的幼稚園，托兒所及兒童健康諮詢所。由女工們親手創辦的這種兒童機關，在蘇聯國內很多，這些機關都有廿年以上的歷史，而且逐年在改善中。

現在，一切婦女及兒童保健工作，均由婦女踴躍担任。這樣作是再好沒有了：誰能比做母親的更了解子女的需要？做母親的婦女——是兒童機關的最嚴格的監督者。勞動婦女的直接參加托兒所及醫院的會議工作，作正當的批評及提供意見，協助了保健機關及民衆教育機構推行國家大



上圖表示在蘇聯各城市婦女諮詢所工作的醫生的數目。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根本沒有這種諮詢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這方面工作的醫生已經有二、八三三名之多。到一九五〇年在婦女諮詢所工作的醫生將增加到六、一九〇名。

業——即撫育出身體及精神健全的蘇聯兒童！

自從蘇聯保護母性及幼童機構成立後，除了實際工作之外，同時從事科學上研究有關服侍嬰兒及母性的各種問題。一方面並即着手訓練幹部。因此，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成立了國立的母性及幼童保健學院，即現在的醫學研究院小兒科學院。後來，同樣的小兒科學院在列寧格勒，基輔，哈科夫及其他城市也設立了。

外國的軍事干涉及內戰已告結束。在列寧及史大林領導下的紅軍，戰勝了！蘇維埃共和國爭取得了自由和國家的獨立。

結束了戰爭以後，國軍便步上和平經濟建設。

必須恢復破壞的國民經濟，必須將工業，運輸業及農業提高到戰前的水準。可是還不能僅此為限。真如『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所說：『然而，單是恢復經濟，單是達到戰前水準，這對於蘇維埃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不夠的。因為戰前水準乃是一個落後國家的水準。仍必須繼續前進。』

在一九二五年底，於黨，於國，更迫切地擺着要把我國變為經濟上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的工

業國的問題。史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指出說：『把我國由農業國變為能夠以自己本身力量來生產必需機器設備品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的總路綫之實質和基礎所在。』

我國，在那時，經濟還很貧乏，很節省地用着每一分錢來開始建設帝俄時代所沒有的新興的工業部門——機械製造工業，工具製造，汽車製造，化學，國防及其他等等工業。

在恢復國民經濟，尤其在國家重工業化時期，保護母性及兒童機構有長足的發展。蘇維埃政府毫不吝嗇地給已有的和正在發展的保護母性及兒童的機構撥發經費。

到了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十週年的時候，由於國家經常關懷母親及小兒的保健，在這一方面已達到可觀的成績。例如：到一九二七年，小兒及婦女健康諮詢所已增至一、一三三處，托兒所——八六四處，幼稚園及小兒集合所共有一、六二九處——計有八五、三四九個小兒。產科病床已達到一二、二二一具（在一九一三年有六、八二四個病床位）。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母性及幼童保健經費為二千九百萬盧布，而在衛生機構總經費內佔百分之九。

在一九二九年四月，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採取了有名的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

史大林同志曾指出：『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在我國創立這樣的一種工業，這種工業能夠在社會主義基礎上不僅重新裝備和改造整個工業，並且重新裝備和改造運輸業同農業。』

工人及集體農場場員在展開社會主義競賽中，表現了英勇工作的模範，他們不僅完成了，而且超過了所擬定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計劃。

在全國各地，都神奇地進行着新的巨大的工業建設。轉瞬間各處出現了巨大建築的新工廠，新礦廠，新溶礦爐。德聶泊爾水電站，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汽車工廠，曳引機製造廠及其他各廠的建築工程也都開展起來了。

在農村中，創立及鞏固集體農場的工作也在順利地進行。

在四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內，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告完成，接着就進行更巨大的第二，第三兩個五年計劃。

勞動者的經濟狀況及文化水準，因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驟形提高。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工人和公務員的實際工資增加到兩倍有餘。在一九三七年，國家對工人和公務員的保險方面，在改善日常生活和文化需要方面，在衛生方面，就支出約一百億盧布。

一九三三年，政府頒佈了關於「禁止墮胎，增加產婦經濟援助，規定由國家發補助金給子女衆多之家庭，擴展產科醫院網，托兒所，幼稚園，不付贍養費者，須在刑事上加重懲罰以及修改離婚法」的法律。

這法律頒佈後，母性及小兒之保護工作，便特別發展了。

爲了給產婦及子女衆多之家庭增強經濟援助，補助金增到百分之三十強，這款是由國家社會保險費項下撥付以供給新生兒購置必需之設備。哺乳母親之補助金額亦增加兩倍。

政府初次規定子女衆多之母親，如已有子女六人，續生第七及以上小兒時每次可以獲得國家補助金。補助金爲每年二千盧布，共發五年爲止。有子女十人之母親，國家發給一次補助金五千盧布，並自誕生第十小兒及以後續生每一小兒之日起，在四年中每年獲補助金三千盧布。

在法令實施的那年，國家所發給多兒母親之補助金計兩億盧布，一九三七年——九五五、七一三、〇〇〇盧布，一九三九年——一〇六、四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四一年——一、一三二、九五五、〇〇〇盧布。自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三年，蘇聯政府曾發給了多兒母親的國家補助金共計七十萬萬盧布。有許多婦女在這些年中獲得數萬盧布的補助金的，例如：柴爾真鐵路上的別列日瓦車站古梁諾伏村之婦女巴彼娜生有子女十四人，共得國家補助金七萬盧布。

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七日政府頒佈法令，廢止勞動法典對女公務員規定的限制，她們能獲得與勞動婦女分娩前後同等之假期權利。

根據六月廿七日的法令，曾實行了擴充產科醫院，助產士站，托兒所，牛奶廚房，及幼稚園。

網的各種重要設施。

在一九三六年，爲進行這些設施即支出了二十一億七千四百十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五年所支出的，則是八億七千五百萬盧布。

實施了這種歷史性的法律後，在四年半的期間，即到一九四二年，已建成了二百所新產科醫院，計有一七、〇七七隻產科病床，三七三個養乳廚房及無數的托兒所——容納二一三、五七七個床位。

在偉大衛國戰爭爆發時，國家已有了充分的母性及小兒之保護機構網。助產院之增加量，不論在城市抑或在農村，保證產婦能普遍的得到床位。一九四〇年，在多數的城市及工業中心（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斯維德洛夫斯克，高爾基，明斯克，加里寧，哈科夫等城）所有的產婦，都獲得合格的住院的幫助。總計在全蘇聯各城市的助產院及各醫院的產科部共收留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產婦。

到一九四一年，全蘇聯的助產院共有一四一、八七三床位（而在一九一三年僅有六、八二四個床位）其中在鄉村區域的——六六、二六一個床位。

婦女在助產院或醫院之產科部分娩，能得到免費合格的醫藥幫助。

克拉拉·蔡特金產科醫院，在莫斯科婦女界獲得最大的名望，它由女醫學博士A·I·柏利茲孃斯加亞教授主持。這產科醫院是在一九二六年創辦的，在二十年中，一共服務了一〇五、七二四位婦女。

住過蔡特金產科醫院的婦女，對醫院的工作人員，都充滿着無限的感激。在醫院的服務期間，產婦們寫了成卷的感謝辭。在意見簿裏您能看到女工程師，學者，女勞動者，樸實的家庭婦女的割記。

外國旅行者，也來參觀這個醫院，並在意見簿上留下雜感。

自一九三五年起，國內集體農場的助產院很普遍的發展起來。集體農場員，在衛生機構的協助下，給集體農女組織固定的助產院。他們給集體農場助產院蓋房子，裝設備，並撥出基金，充作產婦們的營養。

到一九四一年，集體農場助產院數已達到八、三三五處，產科床位——二五、六二二個。在集體農場助產院裏，僅在一九三九年一年內，受到助產醫療幫助的就有三一〇、五一〇個婦女。很多集體農場的助產院能給服務集體農場中的產婦們，以住院的助產。蘇姆省，克理什克鎮的助產院，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會為百分之百的產婦及她們的嬰兒服務，同時，沒有發生過

一次死亡的事件。這助產院及主任助產士E·G·西亞立斯卡亞，在一九四〇年，曾參加蘇聯全國農業展覽會。她以服務之功，而獲得金質勳章一枚。

婦女及兒童健康諮詢所，是為多數婦女所熟悉的。這些醫藥機構，以預防及治療工作服務婦女及兒童，並教導母親哺乳及照料嬰兒之方法。現在覺得很奇怪，這些機構為什麼在不久以前還沒有設立。在一九四一年，全國共有五、八〇三所婦女及兒童諮詢所，其中在農村區域的有二、三〇四所。

產婦的死亡率，因有醫師監護妊婦的健康而銳減了，生產死嬰的比率也已降低。各種產後及婦科病，也同時減少了。

兒童健康諮詢所——即母親學校——的縝密而完善的組織工作，將兒童死亡率降低兩倍有餘。兒童健康諮詢所及兒童診療所採用分區治療系統，讓區醫師視察本區兒童，並及時地幫助他們施行預防白喉，腸傷寒，麻疹等病之注射。

在O·A·陳卓瓦所管理的莫斯科第三兒童健康諮詢所的醫師及護士，都很審慎地察看每個小兒的發育情形。區醫師照例在產婦及新生兒出助產醫院的第二天，就要去訪問他們。醫師的助手——監理護士——在嬰兒出生後最初數月中，每月去訪問嬰兒三次。她教授母親正確的哺乳法

及育兒法。凡受兒童健康諮詢所照管的小兒，例行祇吃母親的乳。這樣，在被這兒童健康諮詢所照管的幼兒中，他們的死亡率幾乎能減少到等於零。

在大多數的城市及工人村的兒童健康諮詢所內，都設着養乳廚房——這些別級的廚房，照着醫生開的方子，給乳兒配確當的補充營養，或給有病的較大兒童配混合營養。到一九四一年底，全蘇聯這種養乳廚房共有二、〇六〇所製。

若小兒生的病需要入醫院治療，則母親及區醫師能得到醫院醫生的協助。在戰爭的前夕，在各城市的兒童醫院及一般醫院之小兒科部份，共計有七四、六〇〇隻病床而小規模醫院內所附之小兒病房尙未計算在內。兒童醫院及分院，在最近數年，顯著地改善了它們的工作。因為患病的兒童能得到組織完善的治療及普遍的施用新藥劑（沙發第亞淨，盤尼西林），患肺炎，腸胃炎及其他疾病的兒童死亡率也都銳減了。

做父母的都知道，服待一個病孩子是要費多少事。因此，在兒童醫院的醫生，護士及保姆們的辛苦工作，真可算是英勇的功績。全醫院的工作人員——自醫生至保姆——不僅要治療兒童，而也要教育他，不斷的關懷他的精神情況，和不讓他在陌生的醫院環境裏感到寂寞。

對於兒童醫院的工作，在一本意見簿上，有一位母親寫了一段這樣的劄記：



蘇聯不論在城市裏和鄉村裏都設有小兒健康諮詢所。生產孩子之後，諮詢所就幫助產婦養育孩子和擔任免費的醫藥顧問，如果需要，並免費為孩子準備特殊的營養食物或派醫生到家裏來指示一切。

圖為庫壁希夫城的一所小兒健康諮詢所。護士正在給一個小兒作按摩醫療。

「當我同十個月的小孩子由第四兒童傳染病院出院時，關於這個完美的機關，想在這意見簿上陳述一下我個人的感想。首先，我代表所有的母親們，向技術卓越的專家，富有才幹的，對事業忠心的主任醫生華西利·華西利奇那種對待兒童特別盡心的工作敬致熱烈的謝意。

「對於整個這個兒童機構，從事教育職業的我，不能不引起興趣。這樣，有一天，值班的醫生尼娜·葛里哥列夫娜，就帶我去參觀醫院，這給了我一種真正的滿足。

「這裏的醫務及教育工作，都很巧妙地配合着工作的環境。兒童醫院的外表那不用說了，就是在裏面，到處都表現出了工作的細心和經過熟思的。還有值得贊賞的，就是從擦得很亮的地板，到一排排擺着的花草，甚至用心繡成的桌布，擦嘴布——一切都令人悅目。

「由一切小的事情上就可以立刻感到，在這個機構裏建立了一個很好的而且堅固的團體。這團體愛護自己的機構，自己的事業和兒童。否則的話，有誰利用什麼命令能強迫保姆，護士或其他人員這樣慈愛的撫摸着別人家孩子的小頭，能小心的陪他們睡覺。怪不得，很小的孩子稱呼保姆及護士為「媽媽」。

「我要對醫院的醫務人員及工作人員致最大的謝忱。」

我國最受歡迎而最普遍的兒童機構，是托兒所，它的任務是幫助工作的母親教養幼童（自一

個月至三歲)。到一九四一年正月爲止，全國共有一三、一三五所托兒所，計有八五四、〇四六個床位。此外，在各集體農場設有一四三、五七七所季節托兒所，能容四、〇四五、五〇〇個床位。這種托兒所，就大大地幫助了婦女參加生產事業，並提高了她們在集體農場中的地位。

協助工作婦女撫養小孩的托兒所，繼續不斷的在發展，同時爲求適應各工業及集體農場農業的需要而改變它的工作。譬如，在工廠內的托兒所，除了設有普通的日班組外，還設有晝夜的小兒服務組。這是使工作婦女——女工，女公務員得將她們的工作時間與求學時間相互配合以求增強學業，提高自己的普通常識及技術知識。

農村托兒所的工作也發展得很廣泛，尤其是集體農場在夏季農忙期間自己辦的季節托兒所。在農作最緊張的時候，就普設足夠的郊外托兒所或活動托兒所。

在一九四〇年蘇聯全國農業展覽會上，多數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的托兒所都有介紹。莫斯科省克拉斯諾—巴霍斯克區國營「五一節」乳肉公司所辦的托兒所，因工作優良，獲得補充該所設備之獎金，該所主任伯德洛瓦同志榮膺銀勳章。

在衛國戰爭前的數年中，幼稚園網亦已激增。至一九四〇年，全蘇聯幼稚園共收一百三十萬個小兒，其中在俄羅斯共和國，共有一四、六〇二所幼稚園，容納七一八、〇六五個小兒。

蘇維埃國家，對於增強小國民的健康，亦採取其他大量的措施。一九二五年，在阿爾，塔歌山麓的黑海岸上設立了一所以莫洛托夫為名的全蘇聯「阿爾鐵克」兒童營。這是一個優良無比的兒童健康所。我國成千成萬的兒童會到過這所負有盛名的「阿爾鐵克」兒童營。

每年到了夏季，就要展開組織兒童營的工作，把兒童送往避暑地方或郊外，身體孱弱的及患病的孩子，送到兒童療養院去休息或療養。僅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季，就有二百萬兒童在兒童營得到休息，四十五萬兒童曾在兒童療養院獲得治療。此外，在夏天，給留在城市內的兒童，則設兒童健康遊戲場。

截至一九四一年，在婦女及小兒保健機構裏，共有二萬五千多個醫生，產婦科醫生及小兒科醫生在服務，而在一九一三年，各科的醫生，在俄國還不到兩萬人。

一九四一年全國衛生機構的經費共為九、九五—、四二—、〇〇〇盧布，而婦女及小兒保健的經費為二、四八九、四七六、〇〇〇盧布。這就是說，婦女及小兒保健所支出的款，佔有了衛生機構總支出的百分之廿五。

蘇聯政府對於在工廠及機關服務的婦女，規定了很多優待。

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七日政府的訓令規定，凡拒絕任用妊婦工作者，受刑事懲罰。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及部長會議席上決定，拒絕任用妊婦或哺乳之婦女或因上項原因減低她們的待遇者，予以刑事處分。

根據蘇聯勞動法典，婦女在妊娠期中自第五個月起，未得到本人之同意，除固定之工作地點外，不得派遣到別處。哺乳的母親予以規定哺乳休息時間，時間長短是依機關內部的情形而規定，但間隔至多不能超過三小時半，而每次哺乳不能少於半小時。這些休息的間斷時間，應算在工作時間之內，並以平均數計算發給工資。若須哺乳兩個嬰兒，則休息時間由健康諮詢所協議延長之。

集體農女也同樣的獲得很多的優待。一九三五年通過史大林農村組合法之際，也通過了一個特別的條款——集體農女得享受分娩前後各一月的假期，並發給產婦以原有工資平均數的二分之一。對於有哺乳兒之母親，規定其哺乳休息時間。

祇有我們的蘇聯政府和共產黨，能在法律上制定並且這樣廣泛推行保障婦女的政治權利，保護婦女的健康，勞動及生活條件，母親及小兒之保健等措施。

成千成萬的兒童由戰區撤往烏拉爾，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及其他各地並得到最熱誠，最溫暖的招待。

小移民們不但能得到吃飽，穿暖，住好，而且還能得到人們似父母一般的慈愛。

在全國發動了援助兒童的新運動，接着在庫爾甘省沙德林區的模範集體農場，各處的集體農場和工廠都展開了扶助撤退兒童的運動。這些兒童從他們的扶助者——集體農場——那裏獲得了肉，奶油，牛乳，洋芋及其他種種的補充營養。

工廠的工人團體，在業餘空暇時間，由裁剩下的零碎材料，給兒童縫小衣服，製鞋子。區域工業綜合工廠的工人們，給兒童製造必需的傢俱，每個人都盡力的援助兒童！有的帶一雙毡鞋，有的拿一頂帽子，小外衣或別的應用衣着送給兒童們。

基洛夫城的居民發起由婦女自動到學生宿舍及兒童保育院服侍兒童的運動。她們幫助撫養兒童，給兒童們洗衣服，縫補破的衣着。仿效烏茲別克人民，各處的工人，集體農場員及蘇聯知識份子，都領着孤兒到自己家庭裏來撫養。

自列寧格勒撤退的居民列車，均須經過一下依車站，在一九四二年三月間，在站上放着一個小女孩子。誰也不知道，她怎樣在月台上出現的。雖然根據醫生的判斷，她已有一歲多了，但

小女孩還不會走，不會說話。她患着重性佝僂病。

卜依車站嬰兒院的醫務人員收留她後，就給她取了個姓名——叫莉亞·卜依斯曼亞。

隔了幾天，巴夫洛夫助醫站的N·A·蘇郭洛瓦主任，就將小女孩子領了去做乾女兒。這位純樸而熱心的俄國婦人，費了不少心血挽救這可憐小孩的生命。

一年後，這活潑，健康而快樂的小孩子，變得根本就不像是原先那樣孱弱的莉亞了。小孩子處在溫暖的關懷及母愛之中，很快的恢復了她的健康。

契里亞賓斯克站十九歲的女會計員克雷洛瓦，當第一批孩子們撤退列車經過的時候堅決地決定了要收養一個小孩子，但是她選了一個最脆弱最幼小的孩子名叫汪瓦。她答覆那些不了解她的親屬及朋友們說：「好的孩子大家全喜歡，這個樣子有誰要啊！」現在的汪瓦已經認不出來了，他長大了，長得十分的健康，有勇氣而樂觀。

類似這種深切熱愛及關心失掉父母的兒童的例子是數之不盡的。

一九四三年八月廿一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蘇聯部長會議決議了有歷史性的「德國佔領區解放後緊急經濟復興措施」一案。在這案內，處理遭受到侵犯德軍災難的兒童問題，佔了重要的地位。根據這決議，在德軍佔領區解放後的區域及省份內，廣泛地增設特種兒童保育院及建立新的

學校網——例如蘇伏洛夫及那希莫夫軍校。衛生部設立了廿六所專門兒童保育院，共有一、八五〇個床位，送往那裏的都是游擊隊員，紅軍戰士的子女，或被德軍暴徒們屠殺了父母的孤兒。遭到飢餓，折騰和親身經歷到戰禍的兒童，單獨地或成隊地進入這種專門兒童保育院。這些機關的工作人員，都以獻身的勞作，用關懷慰懣，像母親一般的慈愛來漸漸地給有病的，孱弱的兒童恢復生機。

母性及小兒保健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戰爭的數年中，表現了無比的英勇。列寧格勒城的母性及兒童保健機關的工作人員，就站在這隊伍的前列。

在列寧格勒，被敵機轟炸和砲火摧毀了一百所以上的小兒保健機關。就是全靠工作人員們的自我犧牲的精神，才把小孩子們救護出來。

某夜，兒童配給所的一部份房子，被敵人的爆炸彈炸塌了，一大羣孩子被壓倒在瓦礫底下。就在敵機還盤旋在屋頂上的時候，巴爾斯卡亞主任醫生及護士長阿浦拉加米，即會同全體人員由瓦礫堆裏搶救了這些小孩。在救護隊趕到的時候，他們已經救出了卅三個小孩。

這不是唯一的或是偶爾的一樁事。在列寧格勒被封鎖期間，這是最普通的現象。

一九四二年十月廿七日，蘇聯部長會議通過了一個專門的決議——改善衛生機構工作及兒童機

構的醫藥供應，並加強體弱兒童之營養措施」。在國家最艱難的日子通過這決議，對於戰時的兒童保健事業起了很大的作用。

蘇聯部長會議以這個決議責任衛生部，使在城市兒童健康諮詢所及小兒醫院內恢復分區醫務制，現代，在城市及工人邨裏，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兒科醫生及監理護士，由他們監督兒童的健康及身體發育情形，遇有兒童患病時，立即給予治療。

政府還以這個決議規定了在各都市及區域均應設有小兒科醫師的職缺，並派由熟練的小兒科醫生，負所有兒童機構之工作及兒童健康之責任。

蘇聯部長會議決議，責任商業部給三歲至十三歲之體弱兒童設立特種兒童營養食堂。在一九四六年初共有九七七、七〇〇個兒童在這種食堂內進餐。

在這決議未產生以前，蘇聯部長會議已頒專令，實行配給妊婦及哺乳母親以補充營養，並責令各商業機關給新生兒童發給衣着。

戰時的艱苦不能不反應到兒童的健康情況。多數兒童都需要休息，需要增進健康。

就是在很艱難的戰時，還是在設辦兒童營及夏季兒童健康遊戲場。一九四二年夏季，有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兒童在兒童營及夏季兒童健康遊戲場休息。而在一九四四年夏季，獲得休養的兒童

已增至二、四五八、二三九名。

一九四五年的夏令兒童保健工作已普及到三百萬以上的兒童，其中，幼年兒童——三歲至四歲——佔十八萬人。

許多需要特別醫療的兒童，都安排在兒童療養院裏治療，一九四六年初，兒童床位共有四七、〇〇〇隻。

「阿爾戴克」兒童營重又恢復了工作。該營在成立廿週年紀念日，因為對兒童保健及教育工作卓著功績，獲得了一枚「勞動紅旗勳章」。這在全國是第一個兒童保健機構得到如此榮譽的國家的褒揚。

蘇聯人士很熱心地幫助政府進行兒童保健事業，共青機構，在戰爭期間，以自己的力量，辦了一所設備很完善的兒童療養院，內有三、七〇〇個病床位。伏洛格達及庫爾干省的集體農場員，自動創立了新的兒童保健機構——集體農場兒童療養院。在伏洛格達省的十三個行政區域，已有集體農場開辦的設備完美的兒童療養院在服務。並特撥給這種療養院帶花園的，優美的房舍使用。

集體農場，以特種的配給方法，用食料及現款來供給兒童療養院。兒童在療養院內獲得豐美

的飲食。例如：在格拉索維特斯克療養院內，兒童每日的食品配給量爲——麵包六〇〇公分，牛乳八〇〇公分，乳精五〇公分，洋芋五〇〇公分，肉類一〇〇公分，穀物一五〇公分，蔬菜四〇〇公分。

兒童在這療養院內做住了一個半月時間，體重都增加了二——三公斤。在戰爭時期，雖然有不少困難，但是兒童保健機構並未減少。在很多地方，反而增加了。例如：在戰時，托兒所的床位，在烏拉爾及其他東方各省的都市，增加了百分之四七·二，在農村——三六·六。

托兒所工作的性質亦進步多了。自從托兒所成立了病類分別班及療養班，並因善用隔離室，母親得能將患非傳染病之小兒及與患傳染病者接觸之小兒留在托兒所。這樣，留在托兒所的病兒，或須置於隔離室之小兒，均有醫師的經常診察。

在蘇維埃國家保護母親及小兒利益的措施中，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布「姪婦，多兒母親及獨身母親增發國家補助金，加強母親及小兒之保護，創立「母親英雄」之尊稱，「母性之光」之勳章，及「母性獎章」之法令，佔了最顯著的地位。這法令可資蘇維埃國家及黨之特別關懷母親及小兒的最鮮明的左證。

這法令指明：「在戰時及戰後，多數家庭遭受到經濟困難，需要國家更進一步擴大援助的措

施。

全蘇聯人民，以祖國十分光榮的情緒來歡迎這個法令。

這法令包括着下面各問題——增發多兒補助金，產婦獲得新的優待，繼續擴大保護母性及小兒之機構網，最後，解決重要的，生活上尚未解決的各事項。

一九三六年法令頒發後國家的多兒補助金，僅發給已有子女六人而續生第七個及以上小兒之母親。現在的法令則規定，這種補助金發給已有子女二人，而續生第三個以上小兒之母親。在小兒出生時除得領一次補助金外，並自小兒出生第二年開始發給按月補助金至滿五歲爲止。

在規定國家多兒補助金時，對於衛國戰爭期間陣亡或失蹤之子女亦計算在內。

法令不但褒獎多育兒女，並同樣的獎勵教育及撫養兒童的功勞。在發給補助金時，不僅是親生子女，即養子，前夫或前妻之子女，亦計算在內。

法令並規定，發給未正式結婚之獨身母親撫養子女補助金。惟子女須在法令公佈後所產生者。該項補助金發至兒童滿十二歲爲止。

該法令並規定：「若獨身母親願將其小兒送交兒童機構撫養，則該機構即應收容之，並以國家經費來教育與撫養。」同時，母親並不與子女脫離關係，仍有權自兒童機構領回。

爲維護母親及兒童健康起見，國家將勞動婦女及女公務員之分娩假期由六十三日增至七十七日，規定，分娩前爲三十五日及分娩後爲四十二日之假期。在難產或轉生時，分娩後之假期可增至五十六日。

蘇聯政府禁止使懷妊已至第四個月之婦女作加班工作及有哺兒之婦女在哺乳時期作夜工。

根據這個法令，婦女在妊娠第六個月起及哺乳之母親在四個月中所領之補充食品糧應增加兩倍。此外，法令責令各企業及機關之主管，由副產業機構發補充食品給妊婦及哺乳母親。

這法令並規定，將兒童機構擴大到能完全包含所有兒童之需要爲止。小兒及婦女健康諮詢所，煮乳廚房，托兒所，助產醫院等之數量，亦均予增加。現在建立了一些新的機關——母親及小兒之家，爲獨身之妊婦及身體衰弱之哺乳母親設立了休息所。

法令爲了給母親能在生產場所服務的機會，同時並能盡她做母親的天責，在普遍任用婦女工作的工廠及機關中，均規定組織托兒所，幼稚園，哺乳室和婦女衛生室。

法令爲了顧到母親及小兒之需要，規定加強縫製兒童服裝及鞋履，兒童需用品，開設母親及小兒之專門商店，出售新生兒童衣着等等。

頒發生育及扶養子女五人以上之母親以「母性獎章」，「母性之光」勳章，及母親英雄榮譽

稱號，並發給「母親英雄」金字勳章等，藉示全世界，我們國家怎樣尊敬英勇的母親，怎樣崇拜扶養並教育自己子女——國家新一代國民——的婦女。

除蘇聯以外，任何地方都沒有將母性的功勳與國家及社會最大的功勳並列於同等高的地位。

在蘇聯，很多婦女獲得「母親英雄」的光榮稱呼。例如莫斯科省普希金區之A·S·阿麗克沙希娜，生育並扶養了女兒二人，兒子十人，其中八人曾赴前綫參戰，獲得了這個光榮的稱呼；都拉城之M·M·雷日果瓦撫養了子女十人，其中八人曾加入衛國戰爭（六子，兩女）；E·P·索達都瓦是高爾基省，沙多夫斯基區，高爾基協會集體農場員，她共生育及撫養子女十三人，巴希基里亞自治共和國契夏明斯克區，伏羅希洛夫農業協會女集體農場員V·阿沙杜林娜之其他國家的無數女英雄們。

偉大的衛國戰爭顯示給全世界，我國的母性培養出了一代何等英雄的蘇聯人民。這是她們的大胆無畏的強壯子女，捍衛了蘇聯的光榮及獨立，就是他們從祖國土地上驅逐了德國人，就是他們轟擊了法西斯野獸之老巢柏林。

在蘇聯實際生活上能常見到的，不僅在兒子胸前，就是在母親胸前亦閃耀着金星勳章之光輝。兒子佩的是——五角星勳章，母親——也佩的是五角星勳章，而帶着銀光圈。

母親英雄 M·I·杜洛辛娜共生育及撫養子女十人。三個兒子之中，一位因作戰英雄果敢而獲得蘇聯英雄之榮銜。

講到我們的母親英雄，便不由自主的想借俄國大文豪高爾基的話來說：『吾人應歌頌母性，蓋以母性之愛浩渺無邊，凡爲人類無不藉母乳以生長！人體中一切優美點均來自陽光與母乳，生命之所以可愛者亦即在此！……無陽光則百花無以開放，無愛則不足以言幸福，無婦女則不足以言愛，無母性則無詩人及英雄可言！』

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頒布之法令的每一項，均顯明地證實保護小兒及母親，鞏固家庭爲蘇維埃國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蘇聯婦女以新的勞動功績來報答黨與政府對母親及小兒之關懷。蘇聯的愛國婦女對於七月八日之法令，是認爲對自己及子女榮幸的事。對祖國及史太林以無限的敬愛及忠誠來表示她們的感謝。

『我不知道怎樣來感激蘇聯的政府，它對於多兒母親那樣的關懷和給與莫大的援助』A·D
• 李特娃郭瓦這樣說，我以盡忠爲國服務來教訓子女，以報效蘇聯政府對我及千千萬萬同我一樣的母親的關懷。』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蘇聯部長會議根據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之法令，通過了這樣一個專門決議：『擴充兒童機關並改善婦女及小兒之生活條件及醫藥供應的措施』。

這決議責令各加盟共和國的部長會議，蘇聯衛生部及交通部，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擴展小兒及助產機關網。政府在這個決議內，批准了在一九四五年修復及建築托兒所一億六千萬盧布的經費，同時在都市，農村，擴充婦女，小兒及婦兒健康諮詢所，並在兒童保育院增設床位。

在一九四五年，各兒童保育院應收容六五三、一〇〇個兒童。凡在戰爭時期失掉雙親之兒童，均應有住所，衣服，正常的飲食及精神上的安慰。

在全蘇聯及各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及教育部所管轄之幼稚園兒童人數，應提到二、一一九、〇〇〇名。一九四五年，修復及建築幼稚園之經費為二億一千七百萬盧布。

為協助獨身母親撫育子女起見，蘇聯部長會議規定在托兒所及幼稚園裏辦理晝夜服務班，以便照料她們的孩子。

以上發展各小兒及助產機構的計劃，是遵照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保護母性及小兒之法令而規定的。

蘇聯財政部，爲保障順利實施此項法令，在一九四五年度，規定由衛生部支用二、四五二、一三三、〇〇〇盧布撥付保護母性及小兒之機構作爲經費。

僅在一九四五年一年中，政府所給之母親補助金爲廿億盧布。

自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截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已有五、八五〇個婦女膺獲「母親英雄」之榮銜。七十五萬以上之母親榮獲一、二、三各級「母性之光」勳章及「母性獎章」。

現在我們遇到胸前佩着光輝金星——「母親英雄」勳章的母親更多了。這些樸素而優秀的，獲得無上光榮的，給祖國撫育了下一代國民的婦女，也一天比一天在增加。

在法令實施的期間，服務婦女及兒童的機構有了大量的增加。例如：在蘇聯衛生部之系統內，截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助產院及醫院中之助產科病床便增加了二五、五一九具。在固定之托兒所中——增加了七七、一七八個床位。嬰兒之家——增加了一一、七〇〇個床位。小兒及婦女健康諮詢所之單位亦增加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的法令，特別重視婚姻登記問題，離婚問題及獨身母親所生育之子女的權利問題。

照以前的法典，未辦婚姻登記手續而有同居關係的男女，在法律上與曾經登記過的夫婦無異。這樣，無形中就減低了婚姻登記的意義。現在，這種情形根本改變了，因為法令制定，只有登記過的婚姻才能產生夫婦的權利和義務。今後僅登記過的夫婦能得到卹金，補助金，繼承權，贍養費及其他等等權利。

政府注重婚姻登記，是因為用它可以影響婚姻關係——實行一夫一妻制，維護家庭，預防早婚及以脅迫手段促成之婚姻及其他等等。——當蘇聯人民的物質及文化生活水準已提到非常之高的今天，已不可能用任何經濟條件來藉口，以拒絕婚姻登記，這僅能以蔑視嚴肅的生活步驟來解釋。

對於離婚問題，法令也是以鞏固蘇聯家庭的觀點來看的。今後的離婚，必須公開及經過法院才能辦理。在申請離婚時應指明原因，開庭時對方必須出席，案子的經過須在報紙上公佈。於是法令賦予了法院合理解決離婚案的職權。

從法令的這一條款內可以透視出，蘇聯國家對於鞏固蘇聯家庭是如何的關懷，因為家庭越是鞏固，整個的社會也越是堅強。克拉拉·蔡特金在回憶列寧時曾寫道：「在愛情中，列寧說：『是兩個人參加，由而產生第三個因素，新的生活。在這裏潛伏着社會的利益，發生集團的責任

心。『這種社會的利益就鼓勵我們國家採取一定督導婚姻關係的各種措施。』

法令廢除了原先所定這種婦女的權利，她們未辦婚姻手續而與男子同居，生育了子女後，向法院請求該男子承認與所生的子女間的父子關係，並負擔養的責任。同時，國家負擔了很多幫助獨身母親的義務。法令特別注意不許任何人輕視她的尊嚴。

新法令予母性以經濟及精神上之保障，協助鞏固家庭，是由集團利益與私人利益的一致——就是要求提高蘇維埃道德這一共同原則出發的。

祇有在消滅了人剝削人，在沒有貧困和失業，在生產力繼續不斷地增長的國家，才能給母性，家庭及兒童這樣的援助。

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們的血戰已經結束。我們的真理也得到勝利。

我們的人民又着手和平的創造工作。

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已審查並通過了一九四六到一九五〇年復興及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初期認定，保護母性及小兒，為國家最重要之義務，這個原則在

新的史大林五年計劃中，佔着光榮的地位。

現在國家所面臨着的重要而基本的任務就是完全掃除嚴重影響婦女及小兒健康之戰爭後果。

爲要解決這個基本的任務，必須恢復並擴展預防與治療的機構。並在現有的和從新設立的服務婦女及兒童的機關內，更加提高醫務工作的質量。

五年計劃規定一九五〇年固定托兒所之床位應提到一百廿五萬一千具，以替代一九四〇年僅有八十五萬九千個床位的數量。也就是比一九四〇年增加卅九萬二千個床位。準此，才能完全保證工作母親對托兒所的需要，並同時使哺乳年齡的小兒，能在母親工作地點的托兒所內得到照料，而一歲以上的小兒——能在居住區之托兒所裏。

爲了加善服務小兒起見，擴展托兒所場地大都按照規定的共同圖樣從新進行建造房舍。

爲要減低兒童患病率，每一托兒所均應設立隔離室。已患病之小兒，及與患病小兒同住之小兒——則爲另設隔離組及預防組。

爲使孱弱小兒恢復健康及治療有結核病之小兒，在托兒所裏另設特別的天然療養組。

爲了很完全保障在都市及農村婦女分娩時獲得醫藥的幫助，在五年計劃終了時，助產院及醫院產兒科的病床應增加到十四萬一千具。因此，僅在蘇聯衛生部系統裏面，五年計劃中的產科病

床就要增加四萬三千餘具。

在每個共和國，邊區及省裏面，五年計劃均規定廣設兒童隔離療養院，以保證未及學齡之幼兒及已達學齡之患病兒童獲得入院療養的機會。

在五年計劃完成時，每一省應設有：外現結核，內臟結核及骨結核各種兒童療養院，身體孱弱及神經衰弱兒童療養院。

截至一九四五年，全年服務之療養院床位，配備數已由三八、五八〇增至七五、〇〇〇具，季節療養院床位已增至二五、〇〇〇具。

在具有五十個以上床位的兒童療養院內，保證均有物理醫療設備，實驗設備：結核病療養院的X光透視設備。

五年計劃同時也規定增加兒童健康諮詢所，兒童醫院，兒童診療所，兒童保育院，母親及小兒之家，婦女健康諮詢所，婦科醫院。在工廠組增加助產室及婦科診療室。

爲了擴充工作婦女及小兒之預防治療機構網，爲了必須改善工作的品質，在五年計劃成功時，小兒科醫師，婦科醫師及助產士人數都要特別增加。

保護母性及小兒機構所支用的經費也予比例的增加。根據財政部一九四六年撥給保護母性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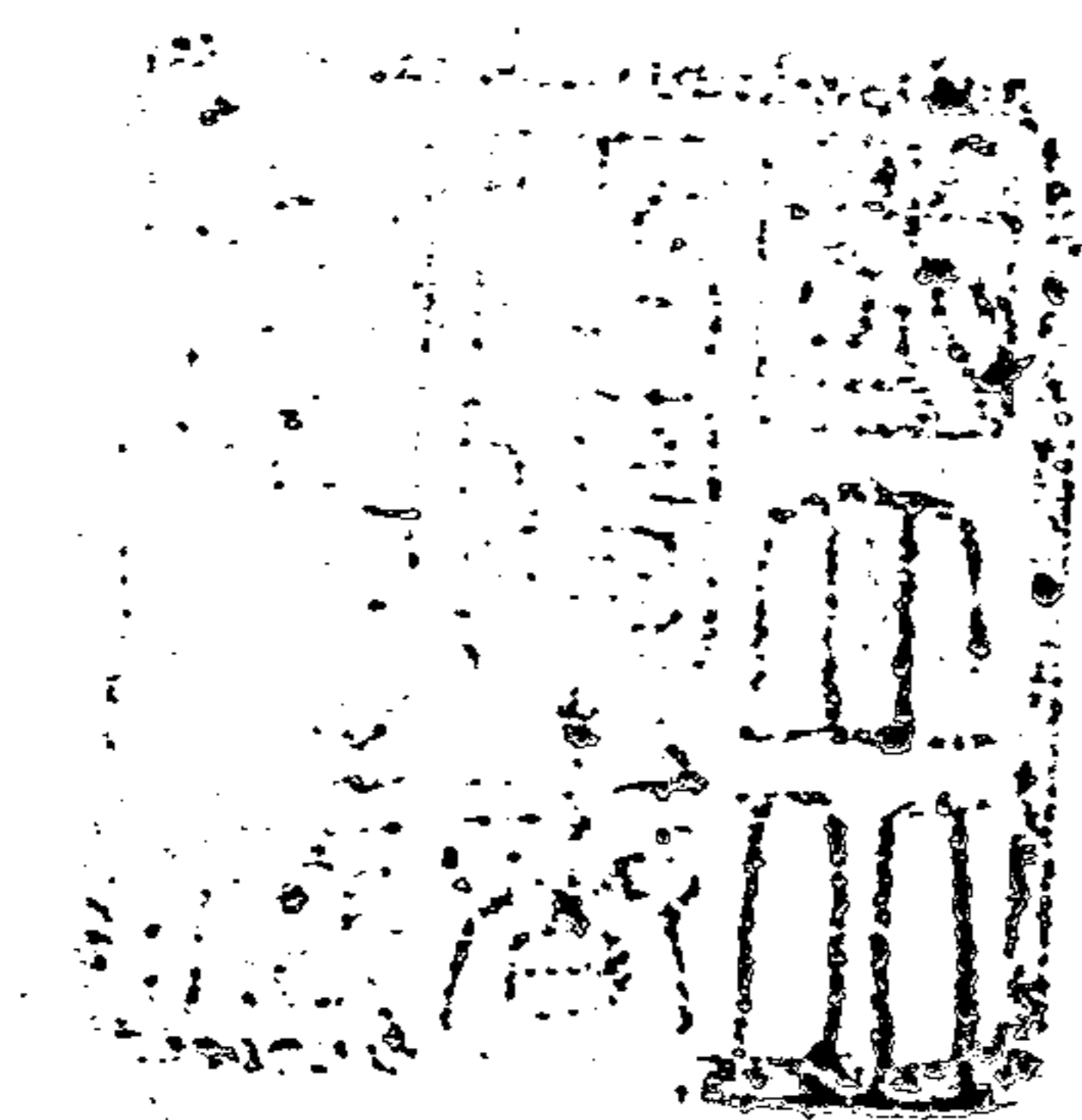
兒童機關（蘇聯衛生部系統）的經費將近卅億盧布。訓練醫務幹部及科學研究員所用的還未列入。可是在這一方面撥出的數目也是很大的。例如：僅是下列各學院的開支：列寧格勒小兒科及婦產科醫學研究院，中央助產士及婦女專科醫學院，在一九四六年就撥出了一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盧布。

在助產科，婦病科，小兒科的醫學院，在保護母性及小兒之專科學校，以及在其他醫學院同等講座的科學研究工作之計劃內，關於婦女及小兒保健問題之研究佔着榮譽的地位。

我們國家已開始實施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

蘇聯的人民以最大的興奮，加倍的毅力來担負如期實現這一偉大的工作。蘇聯的婦女也將自己的一份勞力放入這一偉大的事業裏去。

蘇聯婦女，社會主義國家平等的公民，得到了國家的保護，在共產黨及它的領袖——偉大的史大林——的指導之下，是會竭盡全力效勞自己深受恩惠的祖國，撫育祖國前途所寄予的兒童的。



• 行刊社版出代時 •

書叢學醫聯蘇

育教學醫聯蘇

譯志李 著夫諾巴夏

健保的聯蘇

譯生濱朱 著赫拉特斯伊馬

術生同死起

譯志 著基斯夫高聶

健保的者動勞聯蘇

譯壽 著夫陀拉格諾維

書叢小學醫俗通代時

法防預病染傳童兒

譯生濱朱 著娃托雷羅勃陀

法治防核結肺童兒

譯生蘭朱 著夫柯維陀密



М. Гаврилина

Охрана материнства в СССР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2-е издание

蘇聯對母性及兒童的保護

著者 M. 淵夫利金娜

翻譯者 鈕心淑

主編者 中蘇文化協會婦女委員會

發行者 羅果夫

總經售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ЕРОСНРДВСО
(五七〇〇四四)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版

一九四九年三月再版

44.5
35

70